

中华当代
童话新作丛书

灶王爷和 他的朋友们

范锡林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华当代 童话新作丛书



封面设计 姚红
版式设计 周翔
插图 颜青
责任编辑 刘健屏 郁敬湘

ISBN 7-5346-1591-7



9 787534 615917 >

ISBN 7-5346-1591-7/1 · 349 定价: 6.80 元

灶王爷和他的朋友们

范锡林 著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灶王爷和他的朋友们

(中华当代童话新作)

作者:范锡林

出版发行: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扬州印刷总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625 插页 14 字数 103,000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300 册

ISBN 7—5346—1591—7

I·349

定价:6.80 元

凡是印装问题,均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林林在搬入新居的第一天晚上就听见自己的臭鞋里发出一阵阵奇怪的呻吟声。原来，一向俭朴、宽厚的灶王爷随着一批批居民从老房子里迁出，已无处栖身。林林在搬家的匆忙中将灶王爷团成纸团塞进鞋子里，使灶王爷有幸进入新居，却在离乱中走散了自己相守多年的灶王奶奶。为了促成这对恩爱夫妻团圆，林林、小芸、胖小虎四处寻找灶王奶奶。

灶王爷有个阔绰而忙碌的小舅子叫财神爷，财神爷为感激三位小朋友，给了他们每人一张“发财券”，让他们“抽奖必中”、“发现钱财”、“若赌必赢”。胖小虎的父亲胖大龙发财心切，也向财神爷要了一张“发财券”，却不料被两个蒙面大盗袭击……

本书是儿童文学界资深作家范锡林的第一部长篇童话，作品想象奇妙、收放自如，联系时弊、鞭辟入里，体现了作者的坚实功底。

目 录

1	床底下有奇怪的呻吟	1
2	轻轻一撕闯了大祸	8
3	课堂里结识新朋友	15
4	财神爷本人不在	25
5	喝了一瓶洗发香波	37
6	最新考试作弊方法	47
7	金帽银袍焕然一新	56
8	东一个坑,西一个坑, 掉下去,半人深	68
9	超级烹饪大师初显身手	77
10	一人一张发财券	87

11	特等大奖八百八十八	96
12	垃圾箱边一只碗	107
13	两个掉进湖里,却淹了三个	115
14	原来只是一个影子	124
15	炒面店里找吃面的小舅子	132
16	遇上了两个蒙面抢劫的	142
17	各种刑法都不怕	150
18	为了朋友,宁可消失一双脚	159
19	紧张激烈的大追捕	166
20	大团圆大结局	174

1 床底下有奇怪的呻吟

“哎哟，哎哟，唔，唔，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哎哟……”

睡得正香的林林，被一种奇异的声音惊醒了，他猛地打开电灯开关，房间里刷地亮了，这可是搬进新居来的头一个晚上，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声音？

灯一亮，那声音似乎也吃了一惊，停了一停，但随即又像虫子叫一样哼哼唧唧。林林睡意全无，屏住气息细听，只听得那声音很细，像是从门缝里漏进的一丝丝风，那声音又很闷，像是感冒塞了鼻子，但肯定是在这间屋子里。

“哎哟，哎哟，我受不了啦，快让我出去……”那声音含含糊糊的，像是在呻吟，又像是在哀求。

林林一骨碌从床上跳下来，光着脚板，顺手操起两只拖鞋以防万一：“谁，你是谁？你在哪儿？”

那声音苦不堪言地哼哼道：“我，我在这儿，唔，唔……”像是一个蜷缩着的人在使劲挣扎呢。

林林听出来了，这声音是在床底下。本来嘛，这房间

里除了床底下能藏个人,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呢?总不至于钻进那张小小的写字桌抽屉里吧!

奇怪,这家伙是什么时候躲到自己床底下的:“你快出来吧!”

可是,那声音却哼哼:“我出不来呀,哇,好难受呀……”

林林趴下身子,探头到床底下。咦,床底下空荡荡的,除了一双气味不佳的球鞋外,压根儿就没个人影。

“你到底是在哪儿呀?”林林问。

“我,我在你的鞋子里,这里面太糟,太糟了!”

林林一怔,这是个什么样的角色,竟然会钻在一只鞋子里,听他声音怪可怜的,先弄他出来再说吧。

林林伸手将球鞋摸了出来,一只鞋里空空的,另一只鞋里掏出了一个脏兮兮的纸团团。莫非就是在这纸团团里了?小心翼翼地打开那纸团团,林林还有些紧张,提防着会冒出一股烟雾,蹦出一个青面獠牙的巨人,或者是一阵火光之后,跳出一只穿燕尾服的老鼠。然而,纸团打开之后,留在手中的却只有一盒才用了一点点的擦鞋剂。

“你到底在哪儿?”林林有些不耐烦了。

“我在这儿,唔,舒服多了,舒服多了。”这大口大口吸气的声音竟是从刚才顺手扔在地上的那张纸上发出来的。

林林又一怔,赶紧蹲下身子捡起那张包擦鞋剂的皱巴巴的纸,展开一看,上面用红、绿、黑三种颜色画着一个

老头儿。

这老头儿酒糟鼻子，倒挂眉毛，山羊胡子，黑乎乎的脸，像哪一出京戏里酒店的堂倌佬，偏又戴一顶怪模怪样的方顶帽子，穿一生长袍子，一本正经地坐着，俨然一副做官当老爷的派头。

“是你吗？”

“当然是我啦！”纸上的老头儿眨巴起眼来了，那眼好像有点儿毛病，一只大一只小，估计是画的时候，画得有点马虎。偏偏他说话时又喜欢眨巴，而且一只眨得快，眨得多，另一只不大眨，得建议他用点电视广告里常提到的眼药水。

“你是谁？”林林好奇地问。

“该打！”老头儿很不高兴地翘起山羊胡子，从那纸上伸出手来，没想到他的手可以伸得那么长，冷不防刮了林林一个鼻子，虽然一点也不疼，可着实让人吃了一惊：“连我都不认识，我也是你们家的人嘛！”

“不对，我们家就是我，我妈，我爸，哪来的你？”林林护着鼻子，不服气地说。

“嘿，我在你们家的时间可长啦，没有你的时候，就有了我，没有你爸的时候，就有了我，没有你爷爷的时候，就有了我，没有……”

“得了，你准是说相声的，净会耍贫嘴，你到底是谁？”

“我是你家的灶王爷！”老头儿晃着脑袋得意地宣布。

“赵王爷？原来你姓赵，可我们家没一个亲戚是姓赵

的呀？”

“不是‘赵王爷’，是‘灶王爷’，可别搞错！‘赵王爷’是我的内舅，我是‘灶王爷’，是灶，灶头的灶，锅灶的灶！”老头儿没得到想象中的效果，急得吹胡子瞪眼地解释道。

“灶王爷，”林林恍然大悟：“啊，我知道了，听说过，听说过。”

“这就对了，我灶王爷可是大名鼎鼎的……”没等老头儿神气活现地说完，林林说：“记得小时候我奶奶常说，你呀你，这么爱吃糖，当心像灶王爷，把嘴粘住了！”

老头儿有些窘：“哎，这不过是个人的一些爱好嘛，谁说我的嘴被粘住了，你瞧，我这嘴不是……”他才一张嘴，林林眼尖，就叫起来了：“哈，你的牙全蛀了，可见我奶奶说得一点不错！”

老头儿赶忙闭上嘴，嗫嚅道：“这有什么，年纪大的人，牙都不好。还有呢，关于我，你还知道些什么？”他显然想听到一些好听的，心里才舒服。

林林想了一想，说：“对了，我妈说过，他们单位里有一个人，老喜欢搬嘴弄舌，打小报告，把些鸡毛蒜皮的事告诉领导，活像个灶王爷！”

老头儿愤愤不平地叫了起来：“不实之词，不实之词，这完全是对我的歪曲，误解！就是我有时作一些必要的汇报，也总是说的好话。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副对联？”

“什么对联？”

“‘上天说好话，下地保平安’，横批是‘一家之主’！”

老头儿在那纸上眉飞色舞摇头晃脑地说：“这说的就是我！”

“一家之主？”林林表示怀疑：“一家之主是我妈，连我爸虽说是堂堂的科长，可在家里也得听她的，哪年哪月轮到你？”

老头儿感慨不已地说：“这是不合规矩的嘛，想当初，你爷爷的爸，还有你爷爷，对我多恭敬，多有礼貌，现在是一代不如一代！至于你，竟然将我塞在你的鞋子里，差点儿没把我熏昏过去！”

林林也感到有点过意不去：“实在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可不知道，这纸上还有你。说实话，当时，我还嫌你这张纸太脏了呢！”说着，林林顺手就“啪啪”地掸了掸那张纸，灰尘飞扬中，老头儿叫了起来：“哎呀，轻点轻点，你拍着我鼻子、拍着我肚子了！”

吓得林林忙住了手：“好吧，不掸了，待会儿我去拿柄刷子来，帮你刷刷干净。”

“这还差不多，记住，要挑毛软一些细一些的。”老头儿说着，从纸上探出脑袋来，看上去，就像从一个窗户里伸出来的一个脑袋，对这屋里东张张，西望望，“这么说，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了。”那语气，俨然是这家里的主人翁。

“是啊，虽说我将你塞在鞋子里，可毕竟是我把你带到这新房子里来的嘛。”林林颇有些居功自傲。

这话一点不假。这是今天下午的事，林林看着差不多搬得一空的老屋，心中不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平日里



总感到这老屋太矮小太昏暗太破败了，可一旦真要抛下它离开它，却感到像是要离开老朋友那样恋恋不舍了。他从堂屋里转到灶屋，看看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带走的，这灶屋被多年的烟火熏得黑乎乎的，此刻，还剩下一个光溜溜的灶头。记得小时候，林林最喜欢在奶奶烧饭时，偎在奶奶的怀里，看灶膛里一吐一吐的火舌。奶奶去世后，这灶就很少用了。

“别丢下我们呀！”林林仿佛听到头顶上有一个很轻的声音在恳求。可抬头四望，只有灶头上方，靠烟囱处，有一张纸，也不知是何年何月贴上去的，沾着陈年的烟灰，压根儿看不出眉目，此刻只粘住了一只角，像冬天树上的最后一根枯叶。“也许是它飘动时发出的声音吧。”林林想，便不去理会。

林林正想转身，“呼”的一阵风，那张纸掉了下来，有些异样地在灶屋里打了一个旋，便落在林林脚旁。林林

用脚一踢，可说来也怪，那张纸死皮赖脸地粘在了林林的鞋子上，“讨厌！”林林咕哝了一声，又用脚一踢。就在这时候，妈妈进来了：“林林，这儿有你的一双球鞋，还有擦鞋剂，别丢了，快去放在车子上，好一起带走！”外面，爸爸正在将他种的几盆花搬上车。林林接过妈妈手里的鞋，顺手就拾起脚边的那张纸，“兹”地撕下一半，将擦鞋剂一包，往鞋肚里一塞，然后，就拎着这鞋，爬到装满杂物的汽车上去了。

“这么说，当时我在灶屋里听到有人喊，就是你了。”林林恍然大悟地说道。

“不对，是我们。”

“这是什么意思？”林林不解。

“因为，那时我们是两个人，是一对儿，可被你那么‘兹’地一撕，就拆散了我们多年的夫妻了！”老头儿说着鼻子一抽，竟然呜咽起来了。

2 轻轻一撕闯了大祸

原来，林林捡起的那张纸上，除了灶王爷，还有灶王奶奶呢，他们肩并肩坐在一块，那纸上一半是他，一半是她！林林这一撕，恰好将灶王奶奶撕掉了，怎不叫灶王爷伤心呢？

“她对我可好啦，什么事都照料得我好好的，”灶王爷抽抽噎噎地，竟一点也不害羞，“她替我掸灰尘，帮我剪胡子，帮我赶苍蝇，你知道，那讨厌的苍蝇总喜欢叮我的嘴巴。有好吃的她总是让我先吃，没有了她，我可怎么过呀！”两行泪水竟在那纸上淌出两条弯弯曲曲的小道道来。

林林见老头儿这么伤心，倒有些不知所措了，很歉疚地说：“真对不起，只怪我当时没看清楚，这一下闯了大祸了。得了，我明天一早就去把她找回来，然后还把你们贴在一起，你告诉我，她是什么样儿？”

“她可好看啦，长长的眉毛弯弯的，圆圆的眼睛黑黑的，鹅蛋脸，就是，就是头发已经白了，皱纹嘛，也已经不少了。”灶王爷比划着说。

“行，我一定替你把她找回来！”林林安慰道，“今天不早了，我可要睡了！”

灶王爷说：“且慢，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解决呢！”

“什么问题？”

“当然是我的位置问题，你打算把我安排在哪儿？”灶王爷眨巴着眼睛问。

“你说呢？”林林问。

“我愿意还呆在厨房里，因为那儿是我多年的岗位，再说我也习惯了，那地方暖和，还有……”灶王爷说着。林林会意了：“哈，你是说，还有各种好吃的。行，我这就带你去！”

林林小心地托着这半张黄纸，轻手轻脚走出房门。侧耳听了一下，那边房间里爸爸妈妈准是太累，早进了梦乡，便放心大胆地进了厨房，睡在厨房里的大白猫轻轻叫了一声，继续睡它的觉。林林将灶王爷往煤气灶上一搁，说：“你自己挑吧，喜欢呆在哪儿？”

灶王爷四面望了一下，失望地说：“这算什么厨房，怎么没有灶头的？”

“谁说没有灶的，你呆的这地方就是灶，煤气灶。”林林说着，顺手“啪”地一声打开了煤气灶，那蓝莹莹的火舌一下子就窜了出来，差一点就烧着了灶王爷的那张纸，吓得林林忙不迭地伸手去抢，可是不待他抢到，那灶王爷却不慌不忙地“呼”地吹一口气，只见一道白雾直射那火焰，火焰“嘭”地一声立即没了。

“嘿，你这灭火的本事倒不赖！”林林惊讶地说。

“我灶王爷是吃什么的，不就是管火的吗？告诉你，别说这一点点小火……”话未说完，那泄出的煤气呛得他直咳起来了，要不是林林赶紧关了煤气，他可能就咳得一口气上不来了。

“妈呀，这鬼气味我可受不了，我不呆在这里面了，快走快走！”

“既然这样，你还是跟我住在一起吧！”说真的，林林已经喜欢上这个小老头儿了，灶王爷嘟嘟囔囔地说：“唉，灶王爷不呆在厨房里，还算什么灶王爷，不过，这不怪我，这厨房里压根儿就没有灶头嘛，我就跟你住一起吧！”

回到林林的房间里，林林将灶王爷放在枕头旁，灶王爷依然喋喋不休地讲着灶王奶奶的好处，林林听了一会儿眼皮发沉，就不由得打起呼噜来了。

这一觉睡得真香，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妈妈在敲门：“林林，快起来，吃早饭了！”

林林猛地一惊，顿时想起昨晚上的事，急忙去找枕头边的灶王爷，可是摸过那张黄纸一看，不由傻了眼，原来那张黄纸上只剩下一顶方帽和一套袍子，而灶王爷的脸和手脚处只留下空白，再将黄纸翻过来一看，咦，隐隐可见纸上有一个凹陷下去的人影儿，像是从这纸上揭去一层似的。莫非灶王爷从这纸上溜下来了？

果然，在书柜前，林林看见了灶王爷，原来他还没林林高呢，一个十足的矮老头儿，此刻竟然光着膀子只穿了